

余光中 《聽聽那冷雨》

聽聽，那冷雨。看看，那冷雨。

嗅嗅聞聞，那冷雨，舔舔吧，那冷雨。

雨在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，

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峽的船上，清明這季雨。

【原文】

驚蟄一過，春寒加劇。先是料料峭峭，繼而雨季開始，時而淋淋漓漓，時而淅淅瀝瀝，天潮潮地濕濕，即連在夢裏，也似乎有把傘撐着。而就憑一把傘，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，也躲不過整個雨季。連思想也都是潮潤潤的。每天回家，曲折穿過金門街到廈門街迷宮式的長巷短巷，雨裏風裏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。想這樣子的台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，想整個中國整部中國的歷史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，片頭到片尾，一直是這樣下着雨的。這種感覺，不知道是不是從安東尼奧尼那裏來的。不過那一塊土地是久違了，二十五年，四分之一的世紀，即使有雨，也隔着千山萬山，千傘萬傘。十五年，一切都斷了，只有氣候，只有氣象報告還牽連在一起，大寒流從那塊土地上彌天捲來，這種酷冷吾與古大陸分擔。不能撲進她懷裏，被她的裙邊掃一掃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。

這樣想時，嚴寒裏竟有一點溫暖的感覺了。這樣想時，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，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，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，而是金門到廈門。他是廈門人，至少是廣義的廈門人，二十年來，不住在廈門，住在廈門街，算是嘲弄吧，也算是安慰。不過說到廣義，他同樣也是廣義的江南人，常州人，南京人，川娃兒，五陵少年。杏花春雨江南，那是他的少年時代了。再過半個月就是清明。安東尼奧尼的鏡頭搖過去，搖過去又搖過來。殘山剩水猶如是，皇天后土猶如是。紆紆黔首、紛紛黎民從北到南猶如是。那裏面是中國嗎？那裏面當然還是中國永遠是中國。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，牧童遙指已不再，劍門細雨渭城輕塵也都已不再。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土地，究竟在哪裏呢？

在報紙的頭條標題裏嗎？還是香港的謠言裏？還是傳聰的黑鍵白鍵馬恩聰的跳弓撥弦？還是安東尼奧尼的鏡底勒馬洲的望中？還是呢，故宮博物院的壁頭和玻璃櫃內，京戲的鑼鼓聲中太白和東坡的韻裏？

杏花，春雨，江南。六個方塊字，或許那片土就在那裏面。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，變來變去，隻要倉頡的靈感不減，美麗的中文不老，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。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太初有字，於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托。譬如憑空寫一個「雨」字，點點滴滴，滂滂沱沱，淅淅瀝瀝，一切雲情雨意，就宛然其中了。視覺上的這種美感，豈是什麼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滿足？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展露的無非是神的好脾氣與壞脾氣，氣象台百讀不厭門外漢百思不解的百科全書。

聽聽，那冷雨。看看，那冷雨。嗅嗅聞聞，那冷雨，舔舔吧，那冷雨。雨在他的傘上這

城市百萬人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，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峽的船上，清明這季雨。雨是女性，應該最富於感性。雨氣空而迷幻，細細嗅嗅，清清爽爽新新，有一點點薄荷的香味，濃的時候，竟發出草和樹林之後特有的淡淡土腥氣，也許那竟是蚯蚓的蝸牛的腥氣吧，畢竟是驚蟄了啊。也許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許古中國層層疊疊的記憶皆蠢蠢而蠕，也許是植物的潛意識和夢緊，那腥氣。

第三次去美國，在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兩年。美國的西部，多山多沙漠，千里乾旱，天，藍似安格羅薩克遜人的眼睛，地，紅如印第安人的肌膚，雲，卻是罕見的白鳥，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，很少飄雲牽霧。一來高，二來乾，三來森林線以上，杉柏也止步，中國詩詞裏「盪胸生層雲」或是「商略黃昏雨」的意趣，是落基山上難睹的景象。落基山嶺之勝，在石，在雪。那些奇岩怪石，相疊互倚，砌一場驚心動魄的雕塑展覽，給太陽和千里的風看。那雪，白得虛虛幻幻，冷得清清醒醒，那股皚皚不絕一仰難盡的氣勢，壓得人呼吸困難，心寒眸酸。不過要領略「白雲回望合，青露入看無」的境界，仍須來中國。台灣濕度很高，最饒雲氣氛題雨意迷離的情調。兩度夜宿溪頭，樹香沁鼻，宵寒襲肘，枕着潤碧濕翠蒼蒼交疊的山影和萬綴都歇的俱寂，仙人一樣睡去。山中一夜飽雨，次晨醒來，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靜中，沖着隔夜的寒氣，踏着滿地的斷柯摺枝和仍在流瀉的細股雨水，一徑探入森林的祕密，曲曲彎彎，步上山去。溪頭的山，樹密霧濃，蓊鬱的水氣從穀底冉冉升起，時稠時稀，蒸騰多姿，幻化無定，只能從霧破雲開的空處，窺見乍現即隱的一峰半壑，要縱覽全貌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至少上山兩次，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頭諸峰玩捉迷藏的遊戲。回到台北，世人問起，除了笑而不答心自問，故作神祕之外，實際的印象，也無非山在虛無之間罷了。雲絳煙繞，山隱水迢的中國風景，由來予人宋畫的韻味。那天下也許是趙家的天下，那山水卻是米家的山水。而究竟，是米氏父子下筆像中國的山水，還是中國的山水上隻像宋畫，恐怕是誰也說不清楚了吧？

雨不但可嗅，可親，更可以聽。聽聽那冷雨。聽雨，只要不是石破天驚的颱風暴雨，在聽覺上總是一種美感。大陸上的秋天，無論是疏雨滴梧桐，或是驟雨打荷葉，聽去總有一點淒涼，淒清，淒楚，於今在島上回味，則在淒楚之外，再籠上一層淒迷了，饒你多少豪情俠氣，怕也經不起三番五次的風吹雨打。一打少年聽雨，紅燭昏沉。再打中年聽雨，客舟中江闊雲低。三打白頭聽雨的僧廬下，這更是亡宋之痛，一顆敏感心靈的一生：樓上，江上，廟裏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。十年前，他曾在一場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。雨，該是一滴濕漉漉的靈魂，窗外在喊誰。

雨打在樹上和瓦上，韻律都清脆可聽。尤其是鏗鏗敲在屋瓦上，那古老的音樂，屬於中國。王禹的黃岡，破如椽的大竹爲屋瓦。據說住在竹樓上面，急雨聲如瀑布，密雪聲比碎玉，而無論鼓琴，詠詩，下棋，投壺，共鳴的效果都特別好。這樣豈不像住在竹和筒裏面，任何細脆的聲響，怕都會加倍誇大，反而令人耳朵過敏吧。

雨天的屋瓦，浮漾濕濕的流光，灰而溫柔，迎光則微明，背光則幽黯，對於視覺，是一種低沉的安慰。至於雨敲在鱗鱗千瓣的瓦上，由遠而近，輕輕重重輕輕，夾着一股股的細流沿瓦槽與屋檐潺潺瀉下，各種敲擊音與滑音密織成網，誰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輪。「下雨了」，

溫柔的灰美人來了，她冰冰的纖手在屋頂拂弄着無數的黑鍵啊灰鍵，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黃昏。

在古老的大陸上，千屋萬戶是如此。二十多年前，初來這島上，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。先是天黯了下來，城市像罩在一塊巨幅的毛玻璃裏，陰影在戶內延長複加深。然後涼涼的水意瀰漫在空間，風自每一個角落裏鏖起，感覺得到，每一個屋頂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雲。雨來了，最輕的敲打樂敲打這城市。蒼茫的屋頂，遠遠近近，一張張敲過去，古老的琴，那細細密密的節奏，單調裏自有一種柔婉與親切，滴滴點點滴滴，似幻似真，若孩時在搖籃裏，一曲耳熟的童謠搖搖欲睡，母親吟哦鼻音與喉音。或是在江南的澤國水鄉，一大筐綠油油的桑葉被齧於千百頭蠶，細細瑣瑣屑屑，口器與口器咀嚼嚼嚼。雨來了，雨來的時候瓦這麼說，一片瓦說千億片瓦說，說輕輕地奏吧沉沉地彈，徐徐地叩吧撻撻地打，間間歇歇敲一個雨季，即興演奏從驚蟄到清明，在零落的墳上冷冷奏輓歌，一片瓦吟千億片瓦吟。

在舊式的古屋裏聽雨，聽四月，霏霏不絕的黃梅雨，朝夕不斷，旬月綿延，濕黏黏的苔蘚從石階下一直侵到舌底，心底。到七月，聽颱風颯雨在古屋頂上一夜盲奏，千層海底的熱浪沸沸被狂風挾挾，掀翻整個太平洋只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壓下，整個海在他的蠍殼上嘩嘩瀉過。不然便是雷雨夜，白煙一般的紗帳里聽羯鼓一通又一通，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撲來，強勁的電琵琶志志忑忑志志忑，彈動屋瓦的驚悸騰騰欲掀起。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，鞭在牆上打在闊大的芭蕉葉上，一陣寒潮瀉過，秋意便彌濕舊式的庭院了。

在舊式的古屋裏聽雨，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，從少年聽到中年，聽聽那冷雨。雨是一種單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，戶內聽聽，戶外聽聽，冷冷，那音樂。雨是一種回憶的音樂，聽聽那冷雨，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，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，一下肥了嘉陵江下濕布穀咕咕的啼聲，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，舔舔那冷雨。

因為雨是最原始的敲打樂從記憶的彼端敲起。瓦是最最低沉的樂器灰蒙蒙的溫柔覆蓋着聽雨的人，瓦是音樂的雨傘撑起。但不久公寓的時代來臨，台北你怎麼一下子長高了，瓦的音樂竟成了絕響。千片萬片的瓦翩翩，美麗的灰蝴蝶紛紛飛走，飛入歷史的記憶。現在雨下下來下在水泥的屋頂和牆上，沒有音韻的雨季。樹也砍光了，那月桂，那楓樹，柳樹和擎天的巨椰，雨來的時候不再有叢葉嘈嘈切切，閃動濕濕的綠光迎接。鳥聲減了啾啾，蛙聲沉了咯咯，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。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這些，一個樂隊接一個樂隊便遣散盡了。要聽雞叫，只有去詩經的韻裏找。現在只剩下一張黑白片，黑白的默片。

正如馬車的時代去後，三輪車的夫工也去了。曾經在雨夜，三輪車的油布篷掛起，送她回家的途中，篷裏的世界小得多可愛，而且躲在警察的轄區以外，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，盛得下他的一隻手裏握一隻纖纖的手。台灣的雨季這麼長，該有人發明一種寬寬的雙人雨衣，一人分穿一隻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。而無論工業如何發達，一時似乎還廢不了雨傘。只要雨不傾盆，風不橫吹，撐一把傘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韻味。任雨點敲在黑布傘或是透明的塑料傘上，將骨柄一鏟，雨珠向四方噴濺，傘緣便鏟成了一圈飛檐。跟女友共一把雨

傘，該是一種美麗的合作吧。最好是初戀，有點興奮，更有點不好意思，若即若離之間，雨不妨下大一點。真正初戀，恐怕是興奮得不需要傘的，手牽手在雨中狂奔而去，把年輕的長發的肌膚交給漫天的淋淋漓漓，然後向對方的唇上頰上嚐涼涼甜甜的雨水。不過那要非常年輕且激情，同時，也只能發生在法國的新潮片裏吧。

大多數的雨傘想不會為約會張開。上班下班，上學放學，菜市來回的途中。現實的傘，灰色的星期三。握着雨傘。他聽那冷雨打在傘上。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，他想。索性把濕濕的灰雨凍成乾乾爽爽的白雨，六角形的結晶體在無風的空中回回鏗鏘地降下來。等鬚眉和肩頭白盡時，伸手一拂就落了。二十五年，沒有受故鄉白雨的祝福，或許發上下一點白霜是一種變相的自我補償吧。一位英雄，經得起多少次雨季？他的額頭是水成岩削成還是火成岩？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蘚？廈門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與記憶等長，一座無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，一盞燈在樓上的雨窗子裏，等他回去，向晚餐後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記憶。

前塵隔海。古屋不再。聽聽那冷雨。

【作者】

余光中，現代詩人、散文家。祖籍福建永春，1928 生於江蘇南京，父親余超英，母親孫秀君。父親余超英本籍福建泉州永春。母親為江蘇武進人，妻子為常州人，且在南京出生，故以江南人自命。抗日戰爭時在四川讀中學，感情上亦自覺為蜀人。因生日正好是重陽節，所以自稱「茱萸的孩子」。

1947 年入金陵大學外語系後轉入廈門大學，1949 年隨父母遷香港，次年赴台，就讀於台灣大學外文系。1953 年，與覃子豪、鍾鼎文等共創「藍星」詩社。後赴美進修，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。返台後任詩大、政大、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，現任台灣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。他的作品風格是因題材而異的，表達意志和理想的詩，一般都顯得壯闊鏗鏘，而描寫鄉愁和愛情的作品，一般都顯得細膩而柔綿。代表作有詩集《舟子的悲歌》、《藍色的羽毛》、《鍾乳石》、《萬聖節》、《白玉苦瓜》等十餘種。